

唐力行

主编

江南社会历史评论

第三期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江南社会历史评论.第3期/唐力行主编.—北京:商务印
书馆,2011

ISBN 978-7-100-08614-1

I.①江… II.①唐… III.①社会发展—华东地区—文集
②华东地区—地方史—文集 IV.①K295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193391 号

所有权利保留。

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。

江南社会历史评论

第 三 期

唐力行 主编

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)

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

印 刷 厂 印 刷

ISBN 978-7-100-08614-1

20 年 月第 版 开本 × 1/

20 年 月北京第 次印刷 印张

定价: 元

《江南社会历史评论》编委会

主 编 唐力行

副主编 钱 杭

编委会成员(按姓氏笔画为序)

马学强	王卫平	王国平	王国斌	王家范	王振忠
王璩玲	井上徹	卞 利	包伟民	李伯重	李孝悌
朴元燬	朱小田	朱荫贵	白井佐知子	刘 昶	
刘石吉	池子华	许纪霖	严耀中	苏智良	巫仁恕
吴建华	陈 江	陈忠平	邹逸麟	邱澎生	邵 雍
张海英	范金民	周育民	钱 杭	徐茂明	唐力行
陶水木	章 清	曹树基	萧功秦	常建华	滨岛敦俊
熊月之	熊秉真	樊树志	戴鞍钢		

编辑部主任 徐茂明 副主任 洪煜 编辑 王健 申浩

主办 上海市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: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(SJ0703);上海市重点学科:中国近现代史(S30404)

稿约启事

一、《江南社会历史评论》由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主办,2009年创刊,每年一期。

《江南社会历史评论》是区域社会研究的综合性学术刊物,目前开辟有理论探索、学术评述、江南经济、江南文化、江南社会等栏目。本刊及时反映江南社会历史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,欢迎广大史学工作者惠赐佳作。

二、本刊以发表高水平的中文研究成果为宗旨。欢迎有关理论的创新,尤其是本土化社会史理论的建立、新资料的挖掘(包括档案、碑刻、口碑、实物资料等)、社会史的新视野、历史评论等方面的优秀稿件。

三、来稿一般应在15000字以内;重大选题的稿件,字数不限。本刊采取匿名审稿制度,对所有投稿一般在收到稿件两个月内作出处理。一经刊发,奉寄稿酬。稿件一般应为A4纸(36×36字)打印稿,并邮发电子版至本刊编辑部。

四、稿件应遵守学术规范。严格禁止剽窃、抄袭行为。

五、文稿请务必参照《中国学术期刊(光盘版)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》(CAJ—CD规范),著录文章题名、姓名、工作单位、关键词、摘要、作者简介、注释、参考文献等项目。

地址:上海市桂林路100号 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

邮编:200234

收件人:徐茂明 洪煜

电子信箱:xumaoming@263.net hongyu1028@263.net

《江南社会历史评论》编委会

江南社会历史评论

(第三期)

	江南经济
1	樊树志 街道与四栅,镇治与乡脚 ——江南市镇作为区划实体的分析
15	张海英 明清政府对盛泽镇的管理
26	邢丙彦 1946—1948年松江县“租成”会议和国民党“减租”政策
41	罗 婧 江南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中的“交往力”
	江南文化
50	朴元熹 方仙翁庙考 ——以淳安县方储庙的宗祠转化为中心
65	吴建华 董玲 苏州地区的家谱 ——基于《中国家谱总目》的统计分析
89	马学强 在中西之间摆渡 ——知识结构的变化与近代买办阶层的转型

110	沈 潜	都市空间下知识与社会的互动 ——以近代文学家曾朴为例
125	何其亮	政治娱乐化: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篇评弹 附:英语世界中的评弹研究
161	申 浩	明清时期苏州地区的评弹文化与社会生活
	江南社会	
183	邹逸麟	略谈江南水乡地区桥梁的社会功能
201	王振忠	大、小姓纷争与清代前期的徽州社会 ——以《钦定三府世仆案卷》抄本为中心
228	戴鞍钢	近代江南城乡的人口流动
239	邱澎生	18 世纪苏州棉布业的工资纠纷与工作规训
271	卞 利	明清徽州乡村社会的基层组织结构
283	池子华	阴盛阳衰:近代农民工性别构成的长三角特色
293	陶水木	地方政府与民间组织的救灾角色 ——以浙江壬戌水灾为例
314	俞莲实	民国时期上海地区的生育节制运动 ——以上海节育研究社为中心的考察

326	王 健	官民共享空间的形成:明清江南的城隍庙与城市社会
	学术评述	
343	唐力行	江南社会历史研究评论四则
359	钱 杭	“明清以来江南的城市与乡村”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
366	2009—2010 年江南研究论著目录索引(节选)	

江南经济

街道与四栅,镇治与乡脚

——江南市镇作为区划实体的分析

樊树志

内容提要:江南市镇究竟是城市还是乡村,至今仍有争议。本文从街道与四栅、镇治与乡脚的角度予以分析,由街道与四栅所构成的区域,被称为“镇治”,而“镇治”下辖几十乃至上百村落,显示市镇更接近于城市,而不同于乡村的行政区别属性。

关键词:四栅 镇治 乡脚

现今的人们徜徉于作为旅游景点的江南市镇,留下的印象无非是拥挤、局促,几条商业街从头走到尾,不消几分钟;再到连通的小巷子里转转,也不消几分钟。这样的区区弹丸之地应该是现今江南市镇的常态,即使以旅游胜地名闻遐迩的周庄、同里、南浔、乌镇也不例外。

然而,这些市镇在其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并非如此。以上面提到的乌镇为例,明清时代,该镇叫做乌青镇,号称“巨丽甲他镇,市逵广袤十八里”^①。镇中街巷密布,明代万历年间,全镇除了东街、西街、龚庆坊、积善坊等几条大街,另有街巷五十八条。乌镇东街从南栅至北栅有十三条巷子:

石皮巷——在富春桥西,乃南门西街第一巷。

^① 乾隆《乌青镇志》卷2《形势》。

祝家巷——在报本桥北，西通田野。

周家巷——在众安桥南，西通田野。

桃花巷——在众安桥北岸。

波斯巷——在兴德桥西，旧名南瓦子，万历三年同知刘公辟为大街。

甘泉巷——在白莲塔对面，俗名殷家巷街，北有大井。

西寺巷——寿宁经堂在巷内，街北有和丰楼、庆和楼。

北瓦子巷——在安利桥南，西通太平桥，原先是“妓馆戏剧上紧之处”。

香水巷——在安利桥南。

茅家巷——在普宁桥西堍，前通官河，后通陈家港。

狮子巷——在狮子桥西，通庆元桥。

北庄巷——在北利济寺南入西，内有北庄桥，原先是南宋张循的“王庄”。

夏家巷——通庆元桥。

乌镇西街从安利桥至西栅有十三条巷子：

西茅家巷——在陈家巷东，内有芙蓉馆。

陈家巷——在全家桥西，北通庆元桥，南通官河。

官人巷——在官人桥东，北通陈家巷，南通官河。

马家巷——在金鼓桥东，北通陈家巷，南通官河。

沈家巷——在金鼓桥西，北通沈侍郎百花庄。

花园巷——在顾家桥东，北通百花庄，南通官河。

顾家巷——在通安桥北，乃顾尚书花园所在。

西陈家巷——在平等桥西，北通田野，南通官河。

斗门巷——在平等桥，西通乡界，南通官河。

潘家巷——在西利桥西，北通倩泾，南通官河。

猪粪巷——在通利桥西，北至施家滩，南通官河。

周家巷——在长明堂巷东，北通田野，南通官河。

西长明堂巷——在仁济桥东，北通丁家巷、施家巷。

乌镇龚庆坊有十条巷子：

丁家巷——在全家桥南，通庆和巷，至上智潭。

吴家巷——在豆腐桥沿河,南至猪栏桥,通庆和巷。

罗汉港——在吴家浜入西,至观音堂后。

庆和巷——在乌将军庙东,北至吴家浜,旧有楼。

天井巷——在白莲塔东,自上智潭抵波斯巷。

神鼋巷——在上智潭西,通望仙桥。

穿钱巷——在监镇衙前,临河有望佛桥。

长明堂巷——在普静寺前,南接望佛桥。

西墙巷——在普静寺西,沿河北抵官人裴仓桥,南抵广济桥。

寺后巷——在普静寺后,沿河至全家桥。

乌镇积善坊有八条巷子:

南街巷——在广济桥西堍,入南乃沈少师府。

众善巷——在广济桥西堍,至淳熙桥,今名计家湾。

嘉会巷——在淳熙桥东,巷东大池,南至嘉会院。

新街巷——在嘉会巷口,西至新街桥,乃福田寺正路。

北府巷——在大北桥,西至广生桥,宋王安抚府前,东有光明莲社。

酒坊巷——在通安桥,南至广生桥,有酒务官街,在慈云寺后。

府移巷——在官人桥沿河,至坊桥,王安抚移出路于府后,故名。

唐墓巷——在嘉会巷南,沿河通耕云桥。

青镇从南栅至北栅、东栅有十四条巷子:

宋保巷——在箍桶桥北堍,东至宋保村。

顾家巷——在崇福宫后,东至急水桥。

印家巷——在常丰桥北堍,入东通望佛桥。

花粉巷——在常丰桥北,入东通印家巷。

东寺巷——在兴德桥东,内有昭明书馆、密印寺。

菜市巷——在席行桥东,通高田。

蜜枣巷——在众塍桥东,通菜市桥。

陆家巷——在众塍桥下北。

马道巷——在通德桥北堍,沿河入东。

索铁巷——在普宁桥北。

荷花巷——在广安桥北堍，通荷花池。

莲花巷——在普宁桥东堍，沿河大路。

丛园巷——在挹秀桥东，通塔院。

姚家巷——在周家坟西，通观堂桥。^①

笔者之所以要不厌其详地罗列这些街巷的名称与方位，一方面是想说明晚明时期的乌青镇街巷星罗棋布、密如蛛网，远非今日乌镇可以比拟；另一方面也想从中窥视一些信息，例如：“波斯巷旧名南瓦子”，万历三年“辟为大街”；北瓦子巷原先是“妓馆戏剧上紧之处”；又如：“沈侍郎百花庄”、“顾尚书花园”、“乌将军庙”、“监镇衙前”等，都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内容，值得细细品味。而这些陈迹，在如今已经高度商业化的乌镇早已无从寻觅，所以很值得一提。因为这样的原因，万历时期当地人上疏朝廷，请求在那里建立县治，疏文是这样写的：“邻近乌青大市，地僻人稠，商贾四集，财赋所出甲于一郡”，而且是乌程县、归安县、秀水县、吴江县辐辏之地，由于富庶引来一系列治安问题：“盐徒出没，盗贼猖獗，赌徒盈街，娼优塞巷”，需要设立县衙直接治理。^② 朝廷不知出于什么考虑，没有批准这个申请。乌青依然是一个镇。

清朝乾隆时期，乌镇盛况依旧——“市逵广袤十八里”，“名为镇而实具郡邑城郭之势”。^③ 当时的乌镇有称为坊的大街五条，青镇有称为坊的大街三条。乌镇街自南至北有十八巷，乌镇西街自安利桥至西栅有十四巷，龚庆坊有六巷，积善坊有八巷；青镇街自南至北有十七巷，青镇东街有五巷，废弃的街巷有十一条，与万历时期的规模大体相当。^④

到了清末民初，街巷规模有了明显扩大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，新增了许多大街，属于乌镇的有：

长春里大街——南至嵇家汇，北至安利桥（即卖鱼桥）。南段均系民居，间有商店，际盛坊有耶稣堂，众安桥（即紫梗桥）以北为旅社集中之地，夜市甚盛。

① 以上街巷名称均见万历《重修乌青镇志》卷1《门坊街巷志》。

② 万历《重修乌青镇志》卷4《艺文志》所收“请立县治疏”。

③ 乾隆《乌青镇志》卷2《形势》。

④ 乾隆《乌青镇志》卷4《坊巷》。

澄江里大街——南至安利桥,北至飞盖桥。南段旷地甚多,至利济坊始有市集。

通霄里大街——东至安利桥,西至通济桥。东段旷地甚多,旧同知署在此,俗称二府前。西段自通利桥(即白果树桥)以西始有市集,冶房桥一带最为繁盛。

属于青镇的有:

南大街——南至茶亭,北至常丰桥(即印家桥)。南北市廛相接,浮澜桥以南,俗称桥外头,为乡民市易之区,丝庄、六陈行均设于此。济远桥(即南花桥)至常丰桥,为中市繁盛之地,汇源典当及阮恒德药号、宜昌绸庄,各大商店皆在此。

中大街——自常丰桥至席行桥。此街为两镇上紧之地,其大商店为云锦绸庄、久大参行,著名菜馆九江楼在兴德桥(即北花桥)南。

北大街——自席行桥至油车汇,旷地甚多,普济桥一带有市集,高公生酱园在此。

观前街——俗呼南街,自常丰桥北堍至望佛桥,因有修真观,故名。观西街市繁盛,与中大街相接。

东大街——自望佛桥至三里塘,东西均系民居,间有商店,财神湾市集较盛,徐恒裕裹饼行在朝宗坊。^①

看得出来,经济重心已经由乌镇向青镇转移,青镇的南大街成为贯通南北的商业街,浮澜桥以南是四乡农民出售蚕丝、粮食的市场,丝行(丝庄)、六陈行之类的牙行遍布于此;而南大街的另一段(济远桥至常丰桥),号称“中市繁盛之地”,著名的商铺字号集中于此。镇上标志性建筑——修真观前面的观前街,借助道观的人气,发展成繁华的商业街区,犹如苏州观前街借助于玄妙观而繁荣一样。

和大街贯通的小巷也颇有可观之处。例如南北向的乌镇街连接的桃花巷,又称十景塘,每年清明后,乡人去西寺烧香,船舶多停泊于此,所以桃花巷又有“烧香港”的别名。又如自安利桥至西栅的乌镇西街有十四巷,其中的长明堂巷,巷内沿河每年清明后有大批烧香船在此停泊歇夜,每到此时,竹器摊、香烛摊、糕饼摊鳞次栉比,形成喧哗的闹市。龚庆坊内有六巷,其中的寺后巷,因为在著名的普静寺后面沿河,所以得名寺后巷,是“八鲜行”所在地,专门交易各种鲜活商品,每日清晨人

^① 民国《乌青镇志》卷12《坊巷》。

声鼎沸,喧哗如同闹市。再如,与南北向的青镇街连接的朝南埭(在浮澜桥北堍)有电灯厂;便民巷(在常丰桥南堍)俗称印家浜岸,是通向外埠的航船码头。^①

笔者试图借助具体实例,说明江南市镇作为工商业中心,作为各种商品的集散地,街道以及与街道连通的河流桥梁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市镇之所以成为市镇,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街道,有了街道所构成的镇区。

在江南市镇,南北向或东西向的主要街道的末端,当地俗称“市梢”。市梢都有称为“栅”的建筑,因为它遍布东西南北四端,所以叫做“四栅”。不但市梢街道末端有栅门,市梢的桥洞下面也有栅门,称为水栅。出了“栅”,就意味着出了镇区。

所谓“四栅”,标志着镇区市梢的边界,它的栅门犹如县城的城门。这种栅门,如果在街道的末端,那么就在两旁的民房之间砌上围墙,中间是一扇木制的栅栏门,清晨开启,晚上关闭,以保障镇区街道、商店、民居的安全。江南水乡,河流四通八达,是物流与人流的主要通道,于是镇区边缘就有了水栅——设置在桥洞下面的栅栏门,也是清晨开启,晚上关闭,以隔断水上交通的手段,确保镇区内部的安全。

一般市镇都有东栅、西栅、南栅、北栅,通称“四栅”,实际上不止四个栅门,往往还有东南栅、东北栅、西南栅、西北栅,水陆栅门不止四个,但仍然叫做“四栅”。四栅的出现,意味着市镇具有不同于乡村的特质,俨然成为一个新兴的小城市,它的四栅实质上相当于县城的城门或水城门。

较早关注江南市镇“四栅”的是日本学者川胜守,他的论文《明代镇市的水栅和巡检制度——关于长江三角洲地域》^②,以独特的眼光分析了江南市镇的水栅。他指出,明清时期的市镇没有城郭,但设立了木栅,或建筑关坝,以供防卫安全之用。长江三角洲市镇交通仰赖水陆航运,河道中设置木栅,称为水栅。他引用乾隆《乌青镇志》关于水栅的记载:“置水栅,所以备盗寇也。镇四隅设栅,立法非不尽善。”他还指出,南浔镇、菱湖镇、新市镇等,都有东西南北四栅的存在。至于水栅,他引用同治《盛湖志》的记载:“东栅,在升明桥下;西栅,在关源桥下;南栅,在永清桥下;北栅,在带福桥下;东南栅,在永福桥下;西北栅,在永兴桥下。”水栅属于巡检司管

① 民国《乌青镇志》卷12《坊巷》。

② 该论文发表于《东方学》杂志第74期(1987年),后收入川胜守专著《明清江南市镇社会史研究》(东京,汲古书院1999年版),第543—571页。

辖,明末以降,长江三角洲巡检司等治安机构的功能逐渐缩小,与此相对应,市镇自身积极参与行政,市镇居民的自治意识萌芽。以水栅的维持、管理为中心的市镇防卫机能,逐渐成为市镇自治机能的一个方面。^①

无论是陆栅或水栅,它们既是市镇和它的乡脚的联系通道、人流与物流的枢纽,也是市镇工商业与财富安全的屏障,它的定时关闭,正是为了保障市镇的可持续运转。陆栅和水栅都有栅门、栅房的设置,以及值班的栅丁的配置。以下不妨通过若干个案的分析,来对江南市镇陆栅和水栅有个基本了解。

濮院镇 同治年间岳昭垵编撰的《濮录》,在写到水栅时,引用明人李日华《建郡城各处水口总栅议》:“正以各口有栅,口不易入,即得入,而别口之栅又不易出,入而难出,势即成擒。”李日华的意思是说,明代嘉兴府城在进入城内的各个水口都设置水栅,在治安方面颇有成效——难进更难出。可以推论,市镇设立水栅是仿效府城、县城的规制。岳昭垵《濮录》就此发挥道:“镇治四隅各有水栅,向以御暴”;“国朝乾隆丙午(五十一年),里人追复旧制,惟于北河植桩,添设栅房,募人启闭”。^②由此可见四栅是有栅房、栅丁(或曰更丁、民夫)的。

那么四栅的构造与形制是怎么样的呢?《濮院琐志》对此有比较具体的记载:“四河有栅,里各有门,门以坚木排列成之,门之上有樯,逾其屋之檐而止。更阑重闭,固如层城。或有疏虞,(惟)司门者是问。”^③这条资料首先讲到陆栅的栅门形制,它用坚硬的木桩排列而成,上面有门樯,高度超过两旁民房屋檐。其次讲到栅门晚上要关闭,固若金汤,犹如城门;如果出事,将追究“司门者”(栅丁)的责任。关于这一点,《濮院琐志》有详细的说明:看管四栅(包括水栅)的民夫,可以向过往车辆、船只收取一些费用,已成为一种陋规。该书写道:“各巷门,有夫职司启闭,遇婚娶者经此,必故扃(关闭)其门,少给之而后启。河梁水栅,亦各有司,客船出入,少助油火之费。年终用一单,刊其名于上,分送各家,以领所给。”^④这种状况充分显

① 该论文发表于《东方学》杂志第74期(1987年),后收入川胜守专著《明清江南市镇社会史研究》,第543—571页。

② 同治《濮录》卷4《舆地·桥梁·水栅》。

③ 嘉庆《濮院琐志》卷1《地宇》。

④ 嘉庆《濮院琐志》卷7《杂流》。

示了市镇的自治能力,社会的治安早已摆脱了先前的巡检司,而主要依靠市镇自己,经费也无需衙门拨付,而是自筹的。

角直镇 《甬里志稿》谈到水栅时这样写道:“置水栅,所以备寇盗也。镇之四隅设立之,以司启闭。其于防御之法,实有裨益里中。共有九栅:一在西美桥,一在安桥,一在南通桥,一在寿康桥,一在金安浜桥,一在北港,一在正洋桥,一在通浦桥。于道光中叶分廉林观光创议建立,以前无考,嗣后屡经修葺,至今不废。”角直镇一向以河多桥多而著称,水路四通八达,它的水栅有九处之多,是不足为奇的。咸丰九年张肇辰《角直添设水栅民更记》关于水栅的防御功能说得很清楚:“水栅其要,在城护城,在乡护乡。栅之内,分段设立更丁,栅有警,更(丁)应之;更(丁)有警,栅备之。盗贼既无从入,入且不得出……各栅设夫分守,复分画段添设民更,以各司事董之。牌灯旗鼓,见影闻声,黑夜相识。十里之镇,屹如坚壁。”^①《甬里志稿》的编者引用上述文字后,在按语中做了细致的说明,可以看到当时的具体状况:

建置水栅,必审度地势之要害。若仅于市梢横木,虽锁链坚致,启闭以时,而盗贼之来,艘舶栅外,俟更阑守望之疏,亦不难乘间而入。故须于离镇半里之外,择小水连接大水紧要处,两边密钉桩木三四层,中作水门,以通船只出入。锁链务须坚巨。栅之左右,构屋数椽,择附近诚实之人,编定工食,从厚给与,令彼栖守。即有盗贼窃发,能斩栅而入乎?纵使得入,看守者力不能敌,亦可从陆路抄至内栅,呼集居民以助声援。^②

从中可以看到,水栅有外栅与内栅两种。外栅在离镇半里之外的小河与大河连接的紧要之处,内栅则在市梢的桥洞下,两者互相策应,确保安全。也可以看到,标准的水栅是两边密钉木桩三四层,中间有水门,白天开启,通行船只,夜晚关闭。比较简单的水栅,是在桥洞下用横木与锁链阻挡船只出入。

之所以如此重视四栅,因为它连接着市镇的主要商业街和居民区,是财富荟萃之地,安全稳定是第一要务。以角直镇而言,它的东栅连接繁华的中市大街。其走向是:东栅上塘——自和丰桥北堍向东为巷门(引者按:即东栅门)里,经小邾弄南

① 光绪《甬里志稿》(不分卷)《疆里志·水栅》。

② 光绪《甬里志稿》(不分卷)《疆里志·水栅》。同治《濮录》卷4《舆地·桥梁·水栅》,也有类似的说法:“镇四隅各有水栅,向以御暴,承平日久,惟于各水口桥下设横木而已……”

口,又东出巷门,经富昌桥(俗名新桥)北堍,又东逾凤凰桥(俗名浜桥),为中市大街。其他如东栅下塘、西栅上塘、西栅下塘、南栅上塘、南栅下塘,莫不如此。^①

黎里镇 据《黎里志》记载,该镇有水栅九处:(1)东口,(2)西口(二栅),(3)望恩桥,(4)通秀桥,(5)道南桥(三栅,里人续建),(6)发字港,(7)作字港,(8)许泾桥,(9)庙泾浜(四栅,嘉庆六年公捐增设)。^②说是九处,其实有一处有二栅,有一处有三栅,有一处有四栅,总共有水栅十五处。该书的编者按语写道:

水栅,列木通水,辰酉启闭,于防御实有裨益。县志所载凡一百三十有三,近志载者四十有三。黎里仅东西二口,属营汛管守者,七里港、许稍桥、白洋湾、莫舍港、长纤路五所,余俱分属各巡司令圩甲管守,随事修整。诚以举废无常,因时变通,一方之捍卫,不必尽官为经理也。^③

这段文字有两处值得注意,一是“辰酉启闭”,即水栅于辰时(上午七点)开启,酉时(下午五点)关闭。二是“一方之捍卫,不必尽官为经理”,由官方营汛管守的水口,大多在四栅的外围,而四栅则由市镇负责管守,体现了市镇自治的功能。

据《黎里续志》记载,黎里镇陆路有东西南北四栅,东栅在傅家浜,西栅在古木桥,南栅在通秀桥西堍,北栅在王家花园。^④另有四处水栅:

古木桥——道光三年里人公捐增设。

九成汇——光绪十年里人公捐增设。

中立阁——光绪十年里人公捐增设。

桥后底——光绪十年里人公捐增设。^⑤

情况表明,直至清末,市镇的四栅仍在发挥作用,随时修缮或增建,保障着市镇新一轮的经济繁荣。

搞清楚了市镇的街道与四栅,新的问题来了:四栅以内的街道所构成的范围,是不是市镇的全部呢?不是的。无论从地理实体或者行政区划来看,市镇应该包括它的四乡,即所谓乡脚。

① 光绪《甬里志稿》(不分卷)《疆里志·街衢》。

② 嘉庆《黎里志》卷3《营汛》。

③ 同上。

④ 光绪《黎里续志》卷1《里巷》。

⑤ 光绪《黎里续志》卷2《汛池》。

乡脚,是指市镇四栅以外的四乡。一般而言,一个市镇有固定的乡脚,大抵是若干个村庄围绕着市镇形成的一个共同体,它们之间存在传统的联系。这种乡脚或四乡,分布在市镇四栅的外围,它们与市镇的联系渠道就是四栅。因此可以说,乡脚或四乡是市镇的延伸,是市镇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市镇向外输出的特色商品,例如生丝、绸缎、棉纱、棉布之类,绝大部分是四乡农家生产的,通过牙行的中介,由客商运往全国各地,乃至海外市场。这种乡脚,是在长期的经济交往中逐渐形成的,大体上是市镇作为一个行政区划所辖的乡村范围,也就是现今“镇辖村”的概念。

民国《宝山县续志》记载,清末的罗店镇,拥有店铺六七百家,人口五万。^① 一个特大型市镇拥有六七百家店铺,在当时并非特例;但是市镇四栅之内几里方圆之地,拥有五万人口,令人费解。按照当地人的说法,必须区分“大罗店”与“小罗店”的概念。也就是说,罗店镇四栅以内的镇区街道,东西三里,南北二里,但是罗店镇管辖的范围则有十几里方圆。光绪《罗店镇志》对此有一个很精辟的解释,以往人们很少关注(为醒目起见用黑体字):“**镇之有界至,所以别乎镇;犹邑之有界至,所以别乎邑。**”^②它的意思是说,市镇并非仅指镇区的街道范围,还包括它所辖的乡村,如同县并非仅指县城,还包括它所辖的乡镇村落。东西三里、南北二里的镇区是“小罗店”,而“大罗店”呢?请看它的范围:

东至砖桥,计九里,接月浦界,至月浦镇十八里,至宝山县治三十里;

西至界泾,市梢三元桥为界,桥西接嘉定界,至嘉定县治十八里;

南至张茜泾,计七里,接刘行镇界,至刘行镇十二里;

北至马家弄,计九里;

东北至施家村,计八里,河为界,河南本镇,河北北六图;

西南至介山墩,计七里,路为界,路南广福镇界,路西杨泾,即嘉定界;

西北至牛角尖,计十八里,西接嘉定界,北接镇洋界。^③

这样,我们就可以明白什么是作为区划实体的罗店镇,它有大概念和小概念之

① 民国《宝山县续志》卷1《舆地志·市镇》。

② 光绪《宝山县志》卷1《疆里志·界至》。

③ 光绪《罗店镇志》卷1《疆里志·里至》。